论厉鹗诗歌的创作个性

张 然

（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，广东 广州 510631）

摘 要：清代诗人厉鹗反对为诗人和诗歌划分派别。现今大部分文学史著作将厉鹗树为浙派诗的代表人物，有碍于对其人其诗特立性的认识。厉鹗诗并非以师从某一派风格并将其推至极致取胜。他孜孜追求诗歌的艺术质量，表现为诗意的新奇和诗句的精整。

关键词：厉鹗；特立；“不谐于俗”

中图分类号：I207 **文献标识码**：A **文章编号**：1005-7110（2012）06-0098-04

一

清代中期的诗坛，门户各张，各树旗纛，不但有宗唐宗宋之别，且各派诗说纷纭而立。严迪昌的《清诗史》则以“朝野”之分认辨清代中期的“诗界群星的坐标”。[1](P654)

诗人厉鹗，被视为清中期浙派诗的领袖，《杭州府志·文苑传》称其“数十年大江南北，所至多争设坛坫，皆奉为盟主焉。”吴锡麒《墓田碑记》称其“一时推为祭酒，末学迎其津逮。”[2](P1728,1741) 曾与厉鹗同在浙江志馆修书，而“诗派不合”[3](P823) 的沈德潜“诮浙诗，谓沿宋习、败唐风者，自樊榭为厉阶。”[4](P283) 至今的文学史与文论史著作仍将厉鹗视为宋诗派的代表作家，如说“康、雍、乾时期，浙诗派最重要的诗人是厉鹗，他的诗论构成了该阶段宋诗派诗歌理论的主干，而与沈德潜的‘格调说’形成对照。”[5](P272) 如说厉鹗“沿续了查慎行所标举的宋诗派方向”。[6](P493) 厉鹗本人反对为诗人和诗歌划分派别，他曾辨“体”与“派”，明确指出：“诗不可以无体，而不当有派”。所谓“体”，不仅指诗体形式，其指涉相当宽泛：“诗之有体，成于时代，关乎性情，真气之所存，非可以剽拟似，可以淘冶得也。”“少陵所云‘多师为师’，荆公所谓‘博观约取’。皆于体是辨。”对于诗歌流派的出现，厉鹗也作了解释：“盖合群作者之体而自有其体，然后诗之体可得而言也。”他追溯“派”形成的因由并指出结“派”的弊病：“自吕紫微作江西诗派，谢皋羽序睦州诗派，而诗于是乎有派。然犹后人瓣香所在，强为胪列耳，在诸公当日未尝斤斤然以派自居也。迨铁雅滥觞，已开陋习。有明中叶，李、何扬波于前，王、李承流于后，动以派别概天下之才俊，噉名者靡然从之，七子、五子，叠床架屋。本朝诗教极盛，英杰挺生，缀学之徒，名心未忘，或祖北地、济南之余论，以锢其神明；或袭一二钜公之遗貌，而未开生面。篇什虽繁，供人研玩者正自有限。于此有卓然不为所惑者，岂非特立之士哉？”[2](P735)

厉鹗本人即为“卓然不为所惑”的“特立之士”。厉鹗祖籍浙江慈溪，生于浙江钱塘（杭州）。他在两浙诗人名士中交游甚广，袁枚《随园诗话》记述：“乾隆初，杭州诗酒之会最盛”，厉鹗与诗友们“每到西湖堤上，掎裳联襼，若屏风然。有明中、让山两诗僧留宿古寺，诗成传抄，纸价为贵。”[3](P93-94) 从地域角度介入文学现象，早就是将作家划分流派的依据之一。尤其在交通工具仍然相当原始的时代，同一地域的诗人便于交

收稿日期：2012-10-19

作者简介：张然（1975-），男，文学博士，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，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。

(C)1994-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游与唱和，也因此难以避免相互影响，于是被视作一个群体。但是，倘若以“浙派诗”来为厉鹗归“派”，即使奉他为浙派诗的领袖人物，也多少有碍于对其人其诗“特立”性的认识。

厉鹗的著述理念也具有明显的特立性。他精研宋诗，历20余载，著《宋诗纪事》100卷。“暝写晨书，缉一朝之风雅。有集者，存其本事之诗，更为补逸；无集者，采厥散亡之什，如获全编。”[2](P731)200年后，钱钟书仍认可“不用说是部渊博伟大的著作”，至于“有些书籍它没有采用到，有些书籍这采用得没有彻底，有些书籍它说采用了而其实只是不可靠的转引”，[7](P23)则应归因于条件的限制。任何一个写作者都不可能排拒前人的影响，特别是在“诗分唐宋”已成为定论的清中期，对“唐”、“宋”分别代表的审美风格的概括，已经形成供写诗者选择的二种规范。从厉鹗对诗句精警的追求，对“俗”的刻意躲避，确能读出以黄庭坚为代表的宋诗派的影响。但哪一个优秀诗人甘愿只做既往某一派的追随者和效仿者？正如厉鹗论宗唐诗人时所说：“夫诗之道不可以有所穷也。诸君言为唐诗，工矣；拙者为之，得貌遗神，而唐诗穷。于是能者参之苏、黄、范、陆，时出新意，末流遂澜倒无复绳检，而不为唐诗者又穷。物穷则变，变则通。”[2](P734)厉鹗正是怀着“诗之道不可有所穷”的信念，走出了一条“特立”的诗歌之路。

将厉鹗划归“浙派”，划归“宋诗派”，并封其为首领式人物，正如厉鹗当年所说，“是强为胪列耳”，作为诗人的他“未尝斷斷然以派自居耳。”

二

厉鹗逝世前以“不谐于俗”概括自己的人生和作品：“予生平不谐于俗，所为诗文亦不谐于俗。”[2](P704)“不谐于俗”的自诩和自况，与宋诗派景仰的黄庭坚有所契合。黄庭坚曾为“不俗”作过界定：“或问不俗之状。余曰：‘难言也。视其平居无异于俗人，临大节而不可夺，此不俗人也。”[8](P1562)

厉鹗与黄庭坚所述“不俗人”并不相符。他“平居”即异于常人。其友全祖望为其所作《厉樊榭墓碣铭》云：“其人孤瘦枯寒，于世事绝不谙，又卞急不能随人曲折，率意而行，毕生以觅句为自得。其为诸生也，李穆堂阁学主试事，闱中见其谢表而异之曰：‘是必诗人也。’因录之。计车北上，汤侍郎西崖大赏其诗。会报罢，侍郎遣人致意，欲授馆焉，樊榭襆被潜出京。翌日，侍郎迎之，已去矣。自是不复入长安。及以词科荐，同人强之始出，穆堂阁学欲为道地，又报罢，而樊榭亦且老矣。乃忽有宦情，会选部之期近，遂赴之。同人皆谓：‘君非有簿书之才，何孟浪思一掷？’樊榭曰：‘吾思以薄禄养母也。’然樊榭竟至津门兴尽而返。予谐之曰：‘是不上竿之鱼也。’”[9](P364)厉鹗并非没有试图踏上对于当时诗书人来说被视为人生正路的仕途，但几次机会都被他放弃，甚至可以说是“逃”掉。时人叹其“寂寞”。“寂寞”一词对于中国古代文人来说只是“不仕”的指代。厉鹗生活在诗歌氛围浓郁的江浙，交游广泛，唱和频繁，不无崇拜者和赞助者。他被“扬州马秋玉兄弟延为上客”，“马氏小玲珑馆多藏旧书善本，间以古器名画，因得端居探讨。”[10](P6)厉鹗在杭州南湖居所，闹中取静，简素而清雅，自号“南湖花隐”。时人王茨檐以专文叙其居“倚城北陴陋，舍喧而即静，水树明瑟，有敞而堂，有折而庑，有华散生盘门藩落而延接于檽槛，是为樊榭山民南湖花隐。”原址曾为宋代豪门之豪宅，记述者对比今昔，迭发议论，而对厉鹗之羡慕溢于字句间：“今茨所见，远峦云浮，卉木翳荟，禅棲盂瓶之扣食，泠泠水次。物不停固，与为豪侈者之役于物也，其终不如寂寞者之适吾素已矣。题以‘花隐’，樊榭殆欲佩兰餐菊，以终老于斯矣！”但南湖居所只是“赁居”，居住八年后，不得不“移居东城”，时人又叹其“贫”，“所居在城东仓巷，破屋萧然，粝餐自给，竟困于缝掖以老。”[2](P1747-1754)而他却能于“破屋萧然，粝餐自给”的生活中找到一份自由的感觉。他在《移居四首》中叙述“南湖结隐八年余，又向东城赋卜居”，对他人眼中“破屋”的环境颇为满意：“颇爱平桥通小市，也多乔木暝清渠。”“莎径梅坪密复斜，百弓堪作小园夸。”他想象着“稍待芟除荒秽了，一轩风景任支分。”他可以享有一份相对平稳的诗人生活：“从人画出村夫子，旧事它时一笑。”“仰屋著书聊耳耳，闭门种菜漫云云。”[2](P985-986)实际上，他的“贫”是相对的，在友人的资助下，他尚能“以求子故，累买妾而卒不育”[9](P365)。厉鹗往来于杭州、扬州之间，得以在社会夹缝中做一个专业的诗人、词人、文人，并在生前即获得相当大的声名。这使他的“不谐于俗”能“特立”于世俗社会，并难得地享有较多的行为自由和精神自由。据乡人记载：“厉樊榭徵君制意拙率，不修威仪，尝曳步缓行，仰天摇首，虽在衢巷，时见吟咏意。市人望见遥避之，呼为‘诗魔’。”“厉徵君之诗词，与金农冬心书画，乡里齐名，人称髯金、瘦厉。”[2](P1752)不少研究者认为厉鹗“终竟潦倒一生”，“这是个畸行诗人而落魄江湖者”[1](P878)，中国古代文论强调“文如其人”、“诗

(C)1994-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如其人”，因“其人孤瘦枯寒”[9](P364)，于是人们往往以“瘦”、“寒”之类的词概括厉鹗的诗风。笔者则认为，形体与处境的“孤瘦枯寒”并未造就厉鹗“如其人”的诗风。厉鹗“生平不谐于俗”，是体现于异于常人的行为方式，而其“所为诗文亦不谐于俗”，却并不依仗特异的风格，而是孜孜追求诗歌的艺术质量，表现为诗意和诗句的精整。

三

在厉鹗写作的年代，作为诗人要表现出诗的“特立”性已非常艰难。袁枚曾在《随园诗话》中记下寒士丁珠的诗句“著书翻恨古人多”。丁珠又有《遣怀》诗一首，诉说晚生者的不平：“我口所欲言，已言古人口。我手所欲书，已书古人手。不生古人前，偏生古人后。”[3](P174)源远流长的诗歌传统使诗人们感受着处于古人笼罩下的无奈感。恽敬在《坚白石斋诗集序》中两次感慨“言诗于今日难矣哉”，他回顾唐以来诗的发展变化，且叙且叹：“古近之体备于唐，唐之诗人盖数十变焉，宋较之唐溢矣，亦数十变焉。元较之宋敛矣，且屡变焉。明较之元充矣，又屡变焉。本朝顺治中诗赡而宕，康熙则适而远，雍正则浏而整。”那么，身处清中期的诗人还能怎样写诗？恽敬鸟瞰诗坛：“于是自乾隆以来凡能于诗者，不得不自辟町畦，各尊坛坫。是故秦权汉尺以为质古，山经水注以为博雅，牦轩竭陀以为诡逸，街弹春相以为真率，博徒淫舍以为纵丽。”[11](P250)分别以几个字去概括某派诗风，当然不可能准确，而恽敬所说各派风格被推向极端的趋向确有具体指涉。风格被推向极端必显其偏，而有所偏，甚至偏到极致才易于立说，也才容易实现“不蹈袭，不规摹”的创新效应。

在“乾隆以来凡能于诗者，不得不自避町畦，各尊坛坫”的诗坛背景下，厉鹗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诗歌道路。

厉鹗在为友人余茁村诗集所作“序”中，对“寒”做过精彩的议论和阐释：“集中诗大都皆彫年急景，冰雪峥嵘，触于怀而托于音者也。初出以眙予，标其首曰‘销寒’，予献疑曰：‘气之游者寒则敛，景之蒙者寒则清，材之柔者寒则坚。其在人也，寒女有机丝，人赖其用；寒士有特操，世资其道。寒亦何可竟销耶？’”厉鹗又诘问道：“寒亦何必遽销耶？若君之耸‘山’字肩，踞炉画残灰，作惊人语，如是以忍寒可矣，奚至效小儿女，骨脆不能凌吹，亟俟煦和，点梅图以脂为九九数，而反名曰销寒乎？”厉鹗认为，自古以来，“顾未有耽玩寒事而吟不辍如吾友拙村者”，[2](P741)余茁村“少日颇饶于赀”，有钱而有闲，因此得以“耽玩寒事”。而对于厉鹗来说，“寒”则是其真实的人生处境，他的作品中不乏写“寒”者，但他既非“耽玩寒事”也非借诗“销寒”。“寒”只是厉鹗的诗材之一，他追求的是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诗歌艺术效果。如作于晚年的《携李舟中春寒》[2](P1417)，以“寒”为题，感受着“三朝天气腼翻寒”的寒冷，他期望的是能写出超越前人的诗句：“漫首单棲最惆怅，陆家赋后咏尤难。”用陆龟蒙《春寒赋》句，“寒中之人，有异于寒冬，其来也低迷，其往也惆怅。”及陆《自遣》诗句：“天意最饶惆怅事，单棲分付与春寒”。厉鹗分明很欣赏陆龟蒙所咏寒中“单棲”之“惆怅”，而陆之诗句所唤起的不仅是认同感，更是前人笼罩下的无奈和希望超越前人的艺术追求。厉鹗此诗颈联“周遮莺语依前涩，禁勒桃花不放残”极为精警而精妙，非信手拈来而稍带斧痕，而其句之精、之新，不得不令人赞叹他在“陆家赋后咏尤难”的背景下所做出的艺术努力。又如《信宿溪上巢夜复大雪晓望有作》[2](P975)以“清寒山梦惊”开篇，夜间大雪之后的拂晓，最为寒冷，但厉鹗并未抒写寒冷中的感受，相反，他似乎忘记自己置身于“寒”中，更没有借身之“寒”而联想心之“寒”。他将令人惊叹的雪景凝化为新警的诗句：“乱迷荒塗踪，深罨春流响。稍稍杂雾霭，冥冥失诸嶂。”显而易见，诗句非脱口而出而是推求得来，他力求以不落前人套路的诗句描述雪中山水的奇美。而厉鹗又以眼前的雪景引发充满诗意的联想和想象：“寧寥观太空，眩花本无象。一庭虚白光，湛寂生妙想。”这几句诗都有出处，“寧寥观太空”出自潘岳《登虎牢关赋》“幽谷豁以寧寥”，“一庭虚白光，湛寂生妙想”出自收入《中州集》的朱之才《水月有兴》诗“人生湛寂初，与月同清质”。依仗着对诗歌艺术的执着，厉鹗能够翻新出奇，这或许是人们将他归类于宋诗派的理由，但是，如果只据诗句中的字词是否有“来处”判断其宗唐还是宗宋，过于浮面了。在厉鹗生活的时代，诗人写诗已经不可能完全躲避前人用过的字词，从前人诗句中去“偷”吗？“偷”，即蹈袭似乎早已成为诗人难以回避的手段。

唐代诗僧皎然把诗人的蹈袭行径分为偷语、偷意、偷势三个品级：“偷语最为钝贼，……此辈无处逃刑”，“其次偷意，事虽可罔，情不可原”，“其次偷势，才巧意精”[12](P59)。钱钟书在《宋诗选注序》中引皎然语，说明自宋代以来，“偷窃”已与诗学融合：“在宋代诗人里，偷窃变成师徒公开传授的专门学问。”[7](P18)厉鹗也认同“偷”吗？相反，他竭力

(C)1994-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躲避落到“偷”的陷阱——虽然前人留给他的创新空间已相当窄仄。

总之，厉鹗诗不是以师从某一派风格并将其推至极致取胜，而是“毕生以觅句为自得”，他在林立的诗派之间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。厉鹗曾在《赵谷林爱日堂诗集序》中感叹自古以来诗作往往借名位以流传：“自汉魏迄今，诗歌之传于代者，往往有名位人为多，而颛顼偃蹇之士，十不得二三焉。其故何也？有名位人势力既盛，门生故吏不惮腾写模印，四方希风望景之徒，又多流布述诵，虽无良友朋、佳子孙，而其传也恒易。若士之颛顼偃蹇者则异是。”[2](P731) 甚至发出了“呜呼！是非命也哉！”的呼喊，其中隐含着对自己诗作能否传世的担忧。以当时标准来看，终生未仕的厉鹗确属“士之颛顼偃蹇者”，但他却于生前即已蜚声诗坛。在他身后，创“肌理说”的翁方纲和标举“性灵说”的袁枚分帜立派，却都认可厉鹗的诗歌成就。翁方纲“于近从中颇许樊榭、蓉石两家”[13](P51)，袁枚在《随园诗话》中摘引厉鹗的如下诗句，称之为“绝调”：“身披絮帽寒犹薄，才上篮舆趣便生。”“压枝梅子多难数，过雨杨花贴地飞。”“白日如年娱我老，绿阴似水送春归”。“荒村已是裁春帖，茅店还闻索酒钱”。“烛为留人迟见跋，鸡防失旦故争先。”[3](P823) 在厉鹗的《樊榭山房集》中，堪称“绝调”的诗句随处可见。在厉鹗身后，由于学其诗者渐多，甚至出现了“近来浙派人人深，樊榭家家欲铸金”（洪亮吉《道中无事偶作论诗截句二十首》[14](P132) 的现象。厉鹗本人既不愿“袭一二钜公之遗貌”，又“未尝斩斩然以派自居”，而“欲铸金”的景从者仍然要强为其划“派”，违背了他本人的主张，也说明了厉鹗批评过的“动以派别概天下之才俊”的习俗根深蒂固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 严迪昌. 清诗史 [M]. 杭州: 浙江古籍出版社, 2002.

[2] 厉鹗. 樊榭山房集 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2.

[3] 袁枚. 随园诗话 [M]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82.

[4] 袁枚. 小仓山房文集 [M]. 王英志. 袁枚全集: 第二集 [M]. 南京: 江苏古籍出版社, 1993.

[5] 王运熙, 顾易生. 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: 下册 [M]. 上海: 复旦大学出版社, 2001.

[6] 章培恒, 骆玉明. 中国文学史: 下卷 [M]. 上海: 复旦大学出版社, 1996.

[7] 钱钟书. 宋诗选注 [M]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89.

[8] 黄庭坚. 黄庭坚全集 [M]. 成都: 四川大学出版社, 2001.

[9] 朱铸禹. 全祖望集汇校集注 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0.

[10] 周维德. 蒲褐山房诗话新编 [M]. 济南: 齐鲁书社, 1988.

[11] 恽敬. 大云山房文稿 [M]. 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. 续修四库全书: 第1482册 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6.

[12] 李壮鹰. 诗式校注 [M]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3.

[13] 法式善. 梧门诗话: [M]. 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. 续修四库全书: 第1705册 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6.

[14] 洪亮吉. 更生斋诗 [M]. 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. 续修四库全书: 第1468册 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6.

责任编辑：潘文竹

Uniqueness of Li E's Poetic Creation

ZHANG Ran

(College of Liberal Arts,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, Guangzhou 510631, China)

Abstract：Li E, a poet in the Qing Dynasty, objected to the division of poets and poems into schools. But the present works of literary history still regard him as a representative of Zhejiang School of poems. This viewpoint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his poetic uniqueness. Rather than learn and promote a specific school, he was devoted to the artistic quality of poems, i.e., the novelty of poetic meaning and the properness of lines.

Key words：Li E; unique; “inharmonious with the vulgar”

(C)1994-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